

管子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8 1956

74614/8725

10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相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分。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殲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爾國用。相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

管子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筦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歿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澆。

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泝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泝水以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



大復曰古衣皮  
庶人質裘士大  
夫以上文裘犬  
羊賤豹狐羔虎  
貴物有定價習  
有故然玉珠之  
貴于金亦數也  
天之生物數不  
齊而謂堯舜用  
數乎大誣聖矣

大復曰凡天產  
陽地產陰為二  
金木水火土為  
五七者人之取  
財用尽矣故曰  
二五童山竭澤  
上無以制之天  
地不足以共故  
以數制謂國机

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相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亾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亾其勢。民失二五者亾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

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

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

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竒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

大復曰。左右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

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

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

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

大復曰高下中  
幣金之推百千  
萬乘馬之制此  
六所云揆度

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  
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  
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  
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  
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  
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  
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  
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  
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  
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  
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  
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

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大復曰。散叙以文。議俱有可觀。澹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栢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栢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牛馬之牢。不利其噐。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栢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

栢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  
用五家而勿盡。栢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  
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定字曰一本施  
作弛。上有殺  
字五穀下又有  
之所生也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栢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  
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至。此五家之國准也。

大復曰。好訛者。嚴察于下。亟變者。執術于上。譏而用變。  
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執貨殖。化居之年。利無出于此。然有  
不亂。有不變。狃有持之者。固狃。昧乘劉之。物利乎。要于不  
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相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相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謀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相公曰。

大復曰長做補  
助之謂長度漏  
澤之謂

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

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相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相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

大復曰。史以陰謀誣大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叔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

定字曰如字當  
作之字言與死  
扶傷之孤也茶  
首白首也寶字  
或是室字言持  
戰死事之害此  
三等入皆所嘗  
恤也

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與死扶傷。如孤茶首之  
孫。仰俸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  
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  
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峙蓄之  
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  
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峙蓄之家。曰。城脆致衝。

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  
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  
券契之齒。金鋸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  
而糴之。金鋸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  
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  
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  
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  
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  
分使然也。

相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微去分。民之藉去分。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

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相公曰。弓弩多匡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輟者。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鶩鶩之舍近。鷓鷯鵠鮑之通遠。鷓鷯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匄。弓弩無匡輟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鷯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間。

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彼  
十鈞之弩。不得棗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劄而弓  
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  
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  
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  
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  
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  
爲殺。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  
足。何求於民也。

大復曰。春秋越  
荒遠。小侯耳。如  
何曰。莫強曰。至  
是。免藏而露尾。

大復曰。祭之用  
魚。幾何。而曰百  
倍。異日。說夢耶  
兒戲耶。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  
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

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相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相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

粟又美。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芑。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相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縷之厖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畔。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

大復曰。庸嘉後也。與傭同。

又曰。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罷。封建有行而無糶。然則下之食鹽上之引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

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



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幣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

受字曰謂蠶月  
君以游財給民  
之養蠶者口食  
筍曲之用至蚕  
醜則去分絀絲  
以償昔日游財  
也

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

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

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

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寗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藉吾民。何以奉車革。不藉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大復曰穀金幣  
為三准操輕重  
以流為同筴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相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定字曰用食用也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策桐鼓從之。輿歿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相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